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新傳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南華眞經新傳卷五

宋 王雱 撰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一致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為夫天之

所為者無為也人之所為者有為也無為則靜靜則復命有為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以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為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為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

盡於有為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最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最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止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曰是知之盛矣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達觀而知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人大同而無所分別矣故

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與化為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如是其所知則非出於人為之偽矣故曰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真

人之所以爲真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於心不介於心則無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蓋以真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真人絶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而知命其覺所以無憂也味其無味其食所以不甘也静復於静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導於氣也根不可以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能歸根而静也衆人

之息以喉者由其窒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

窒氣之出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欲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欲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

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

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

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真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能入故曰不知恱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翛然而來者不在形器之内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始與道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慍故曰受而喜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益其真所以真真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夫真人之所以如此者其真君安然而無慮也其狀貌䫇然而無動也其顙頯朴然而無飾也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與測其終極乎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然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真人者以吾喪我以道從身不易内不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也若狐不偕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物而不役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履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為翼也知者知也知不凝滯則與世推移所謂以知為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日可見其所安行所謂以德為循也夫物我之死暫往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道無終極而我履而不息故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與世推移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以行而升上故曰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實謂之力行也故曰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一不一所以

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為之應而心實無有若夫
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為是者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
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
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為載形勞生言耳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

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深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况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

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體與物為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

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毁斯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覆此萬物未為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為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得為宗師也故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

地生而不為父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也萬物莫

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為窈然真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亘絡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狶韋至傅說得

其體用而以為天下正其名所以粲列而常存也故

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

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

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體而無用未得為之完有用而無體未得為之至故有用有體則得道之全真而無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生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

於不生不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物其死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故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物無不恃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為攖寧係之然後著故曰攖寧也者攖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真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

子製名而寓意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䠥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真空之妙趣達於無為之真理萬物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足為累乎若子祀子輿子犂子來之四人了於真空達於無為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為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僂跰䠕而不足為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

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為雞彈以尻為輪以神為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㝠運也

故曰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

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户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翛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翛然

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真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感故曰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心之累我能固心絕累則萬物豈能為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已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

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夫有意於為人則未必於為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為鏌鋣而大冶所以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為一而未嘗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

者所謂暫往也蘧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助天也相為於無相為者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以乘虛御氣也撓挑無極者所謂遍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

盡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通達而無礙矣

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為喪真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死為反真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曲鼓琴不足以恠也

子貢何必問之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顔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執而務相為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曲伸動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拘執歟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

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夫仲尼之道至大而亦不可以形器拘然制行不以已而其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也遊方之內則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之人則為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㝠運於天地之間以生為

外物以死為復真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間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民吾與汝

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而方生也故曰相造

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依也魚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存存也人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生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諧安俟獨侔於天也方外之士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侔於天也獨侔於天

則是人之君子矣若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

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為之樂而死不為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無涕其心不慼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真之理而不慼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真之理矣蓋能取於道也故曰已有所

簡矣能取於道則魄然無已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已與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謂不感不

哀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為旅寄也無情死者所謂不徇適去也如此則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為鳥者必飛夢為魚者必潛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没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一致而皆為真空何足哀樂於

其間也故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真為也獻笑者非樂然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真為則出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矣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至人者安於暫往忘於已化適於高遠侔於上天明於一致故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達者了之而不以為大當其生則為時當其去則為順窈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為非聖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

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顔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䪠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

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為也以無意而對無為其於道也為得矣此莊子所以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非者智之端渾而内寘則皆不出於道散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黥劓之言而又曰汝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

焉是以未樂盡道之妙壹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虀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者其道渾而為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其出歸於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者化而不涉為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無心者乘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致也故曰此所遊已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

據梁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仲尼者無我也顏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師無我則

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所以言顔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所宗師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賤生死之

變窈然盡忘而不介於胷中此子桑貧而以言其命

也故曰命也夫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

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知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

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

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以為大宗師也故終

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為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

應帝王篇

夫出徳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為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為無為則無迹無迹則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缺遂悟王倪不知之意而踴躍大喜而退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為之妙也夫無為者道之真而莊子故於篇首而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

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泰氏虞氏均為無為然虞氏不及泰氏者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諧而無彼我異同之辯故曰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不知而所以交孚自得而所以内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好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

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自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辯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焉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為之妙而所以有虞氏不及泰氏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接輿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遥篇日中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久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故曰以已出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俱全而內外俱

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為為本而有為為末無為有為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輿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無為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弋熏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於天而其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為而使然者有為有為亦不出於飛穴之外也接輿自言於本末而不識其本末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為天地根是也無名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為天地根又為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名

必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乘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入真空之奥也處壙埌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為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此所以足為帝王矣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

疾疆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輿者止知無為也天根者止知有為也知無為者不得不諭以有為故肩吾荅接輿以出己式義之言也知有為者不得不諭之以無為此無名復荅天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

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為而又能與物不迕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道者是問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為功及天下而身不居贍

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為此所以為明王之道也豈以疏明不勸而為之歟此陽子居未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

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侔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為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徼所以出至虛之域冥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喪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壺子之所變本於無為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喪形此神

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為帝王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為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為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為事任者汎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為智主者藏其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則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為也無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為則有名

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况其體也相遇諭其為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遥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充德足以為宗師而冥然無方無體也至於足以為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為有名也有為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

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道於内篇之七也夫内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也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者外而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新傳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南華真經新傳卷六

宋 王雱 撰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楊墨之所為而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為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

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静者矣

無為為之之謂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為而行健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原本有闕文故曰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達於無為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

帝王之德而其所為寂然而物莫礙矣故曰明於天
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為也無不靜
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
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
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

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而靜則靜

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故靜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靜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靜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吾照之也故曰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漠者所謂晦默也

無為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心休心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為無為則自得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未嘗不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靜則動動則得矣無為則亦未嘗不為為則無有不當也故曰無

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哀也故曰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
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
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
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虚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静則歸根而晦黙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静則與陰
同德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礙也故曰動則
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

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贍足萬物而不絶故曰無為也則用天

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為人不得不有為無為所以無心於天下而天下歸於役使也有為所以有心於天下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徳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徳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

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徳所以極明無為之妙理也夫無為者必至於有為有為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為

之迹也然而又慮後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真性遂稱五事為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為之理也理不出於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

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

人閒豈為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

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

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疏各有其號矣因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原其情必

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辯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如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是

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
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
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
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
有為者為不足以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
老而凝道德彼皆忘其智為之不膽也而甦然自以
為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
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

雖為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平故舜又曰天德而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耼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耼而老耼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耼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耼曰請問仁義

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趍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

容崖然而目衡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

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鷃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而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

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矣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故曰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明物儻來而不為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辯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真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不足累性

命安全而汎然逍遥故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逺乎無為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真君淵静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賔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

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

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為道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譏於桓公至於已

之所輪而其術雖為得於心亦未為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木而揉之以為輪是使木失真性也安若不斲於輪乎二者均為有為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七

宋 王雱 撰

天運篇

夫無為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止於無為則其道所以不為神惟能無為而為之然後道妙而神矣莊子因而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滛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
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徳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
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
為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

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戴而存真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已孝固不足以言之此

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止於不親而已矣故曰至仁不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曰使親忘我易親之忘我則我止曰無心於親矣豈謂無心於天下乎故兼忘天下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為有

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下易然天下雖為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我而贍足矣故曰使天下兼忘我難此至仁未為兼忘也惟大人任其自然而付之自為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真空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

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至貴至富至願所以并之焉其道安有加損矣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

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髙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以有窮流之於無止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

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天人陰陽萬物纖悉無在焉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為物無不由之矣是以黄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寓言黄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奏之

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其用用則所以有為而有為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其聲歟宜乎猋氏為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為卒至於無為也夫無為則復命而反真故終曰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顔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顔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

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

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

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為也苟

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之西遊是皆有為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師金以其道而比芻

狗不及黃帝之事而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止知孔子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之妙也夫黃帝之事然為有為而是皆有為之至也故有為之至則卒入於無為故繼言孔子問道於老聃也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為自外而受歟此聖

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内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為不虚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

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

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

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

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

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有為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誚孔子治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書書者為道之粗由粗可以至於精精則無所為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與化為人之言也夫不與化為人者付之自化也付

之自化則無所為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曰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新傳卷八

宋 王雱 撰

刻意篇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削僻異之行興此世俗之忘於無為而滅天也莊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髙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

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疆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感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於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感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蹴鼇

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為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為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黙而逍遥於自得之場豈為處江湖而閒歟氣柔真全而形未嘗衰豈為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無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為之至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無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平易者所謂無滯礙也恬惔者所謂無思慮也憂患不能入者所謂哀樂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者所謂喜怒不能感也如此則自得而神王矣故曰其德全而神不虧神不虧則以生死為往來之暫矣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夫死生至大而以之為往來則禍福之微豈能累我乎故曰不為福先不為

禍始感而後應者所謂德充而符合也廹而後動者所謂事至而應也不得已而後起者所謂不豫謀也不以智行已不以故滅命守於自然之真理也故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者與天合德而天不災也無物累者與物齊諧而物莫役也無人非者出於非人之域而明不散也無鬼責者與鬼神同其吉凶而無不佑也此數者非聖人孰能與此矣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静之至也無所於迕

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寳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不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聖人之心喜懼不入而自得故曰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守一有常而物莫足撓故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正錯無累而曠兮善應故曰無所於迕虛之至也外能役物而洞然清徹故曰不與物交淡之至也同乎大順而極於精粹故曰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聖人之心若是也夫聖人之心精神之宅也惟聖人能養其神而不輕用如韞藏利器而不敢妄用也故曰夫有干越之劒者藏而柙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故聖人

寶養精神之如此其通達無所不至而其奧妙與天地同流造化萬物而視之不可見成於天而已矣故曰精神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利者所以和義者也衆人重之而已矣故曰衆人重利名者所以為實之賓也廉士重之而已矣故曰廉士重名志者心之所之於遂大也賢士尚之而已矣

故曰賢士尚志精者純粹不雜之道也聖人貴之而已矣故曰聖人貴精故利不及於名名不及於志志不及於精此所以言之有序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純者不雜也素者質朴也素則至於純純則至於粹粹則至於精精則至於神而已矣故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自得與聖無二矣故曰守而勿失與

神為一一者道之妙本而歸於自然無為矣故曰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此言入神之序也

繕性篇

夫矯削僻異之行非出於人之天真而生於世俗之偽心偽心用則正性所以失正性失而不悟其自失復欲以偽而完治矣莊子因而作繕性篇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夫天之付人之性也本於靜而已矣靜則明明則無所不通世俗受天之性也以靜而必動而靜不謂之善明而不顯則明不足耀衆是以外逐異學而求善其靜內務思慮而增益其明異學雖得而其靜反動思慮愈精而其明愈晦以其反動而治性以復其靜以其愈晦而役思以復其明此非該偏之士矣故曰謂之蒙蔽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

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恬者靜也智者動也靜出於恬則所謂善於靜動出於智則所謂善於動動必復於靜靜必至於動以恬而靜則萬物莫足鐃以智而動則萬物莫足止此聖人善於動靜而不逆其理如出於性而已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於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德者得也自得則和不欲出也故曰德和也道者道也可道則必有其理故曰道理也自得而能容則兼愛矣故曰德無不容仁也可道而順理則必當矣故曰道無不理義也義當則得中而物附矣故曰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所謂樂由中出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所謂禮自外作也禮樂

者道德之緒餘聖人不專用而治天下也故曰禮樂

偏行而天下亂矣此莊子不貴禮樂之言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

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夫燧人伏羲可謂朴素之時也莊子以為不及混茫之初而謂其逮德下衰也神農黄帝可謂至平之世

也莊子以為不及於羲燧之時而亦謂德又下衰也唐虞之際可謂至治之朝也莊子以為不及神黄之世而亦謂德又下衰也故燧人羲農黄帝唐虞莊子皆不取之而所取者古之混茫之初也夫混茫之中人守其真性事任其自然豈知有仁義禮樂之端高世出衆之行而刻意繕性而效之歟此莊子之所取而言之以疾世俗也與前篇論至德之世泰初無有之意同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夫士隱於山林也非欲自匿其身也非欲自閉其言也非欲自藏其智也出於不得已而已故曰時命大謬也是以當盛行而不加益所以抱一而恬寂也故曰當時命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當窮居而不加

損所以深根而固蔕也故曰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如此則能全其形也故曰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

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趍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巳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夫樂天者所以知天知命者所以至命知天則任其自然至命則物不能役如此則正性所以全也正性全則自得自得則志無不得矣故曰樂全之謂得志得志者死生憂

惠富貴窮達皆不累於心而況軒冕之微乎故曰非軒冕之謂也

秋水篇

夫天下之世俗治性不以聖人之正道而徒逐諸子之俗學俗學雖汗漫汎濫亦可觀安知其無根源乎莊子因而作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

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
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
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
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覩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
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
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

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聖人之道渾合而一致其深不可測而其廣不可窮用之所以不竭而積之所以不盈其餘潤可以濟天下其末流可用為國家無有不容無有不至此聖

人之道也及夫道散而不能與世世衰而不能興道

諸子汎起浩然流蕩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欣然之言

也夫河伯欣然者所以況諸子喜其道之得行也諸

子雖喜其道之盛行安知有聖人之道在焉此莊子

所以有河伯東行而至於北海之言也然而聖人之

道天下莫不宗也萬物莫不由也冲而未嘗盈用而

未嘗知自古以固存而治亂不變其所以過於諸子

之道甚遠矣而聖人未嘗自衒其廣深幽妙而獨居

其多此所以終始無窮也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

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
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
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
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
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
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
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

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夫用明而察秋毫則蔽於秋毫而見於邱山不盡也

注目而觀邱山則蔽於邱山而見於秋毫不明也故

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此皆見其所

見而所見有不及視其所視而所視有所遺也豈若

藏其明乎若是則萬物了然見之矣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

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

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

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精者粗之細粗者精之迹由未離於形質也故曰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惟其無形則巧歷不能計惟其不可圍則至明不能度寂然深妙而心得之者則精粗兩忘矣此北海若語道之極致也故曰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又曰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隷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謟世之爵禄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

天下之俗惑諸子之道而有我者也有我則有彼我小大之辯而不能齊諧也莊子至此而託北海若之言而寓其齊諧之意也夫天下之物同出於道而其不同者形質小大之殊也故天地大於卬山卬山大於毫末也以道達觀則均為物耳安知卬山不大於

天地而毫末不大於邱山又何較其形質之小大而分彼我小大之辯乎故曰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邱山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騂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

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河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

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夫無所不通者知道也知道而不能外是者達理也不能外是而又能應變者明於權也能應變而豈以物而為累乎故形之所以常全也故曰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故

道所以為理權之體而權所以為理道之用不相須

不能相濟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

能害也

至德者所謂至人也至人與物無迕而物莫能傷水

火寒暑禽獸豈能加害歟故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

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然而至人者非必
能使水火寒暑禽獸之不害已也蓋任之自然而不
輕犯也故曰非謂其薄之也來則不避而去則不冒
也故曰察乎安危待之以誠而安於生死也故曰寧
於禍福與之俱出俱入而不逆理也故曰謹於去就
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
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
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

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衆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蹈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乆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乆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
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
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
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
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不知
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廵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

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

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

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作此篇疾世俗自異於物而中寓其齊諧之意及其篇終而復言其知魚之樂與齊物終於夢為蝴蝶之意同讀莊子者宜求莊子之意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八